

木疙瘩山上的岩*

汤汤

2007-05-30

木疙瘩山，是一座矮山，山北有片暗红而光洁的岩石高高耸立。谁也没有走近过那片岩，因为相传岩的深处生活着一群鬼。

虽然没有谁见过岩石里的鬼，但是对鬼的恐惧，却深深地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我也不例外，虽然我是个男孩。

1、草莓有两个花蕾

木疙瘩山南面山脚的杂草丛中，有一株娇弱的草莓，固执地顶着两个花蕾。它是我和另外一个叫做岩的男孩同时发现，并守护着的。

我们决定要把它守护到草莓红红的那天。是的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018033810/https://www.99csz.com/book/707/21591.htm>

，它有两个花蕾，只要不出意外，将来应该能结出两个草莓。一人一个，我们已经提前分好了。

岩是个奇怪的男孩，说得准确一些，是长相奇怪。他脑瓜硕大，戴一顶很高的帽子，帽沿里探出几缕深棕色的头发打着卷。嘴巴极宽，说话或者微笑的时候，可以看见嘴里稀稀疏疏的牙齿。牙齿与牙齿之间的缝隙最窄的也有一厘米。我不由自主地担心，那样的牙齿怎么嚼碎食物呢。

记得那天傍晚，我在木疙瘩山脚下走，想在杂草丛中抓几只蚱蜢，他从山上下来，也走进这片杂草里，不知道他是抓什么来的。反正，我们一起发现了这株顶着两个花蕾的草莓。

之前，我们互不相识，但是我们却同时做出决定，一起守护它，直到它结出甜蜜的果子。我确信，有些人之间是存在磁场的。

及时拔除周围的杂草，把爬到它身上的毛毛虫拉下来，或者数一数它是不是多了一片叶子，或者发

发呆，每个傍晚，我们蹲在草莓边上，小心地守护，像守护一件十分珍贵的宝贝。

我们很少说话，相视一笑是彼此的交流方式，我们都是内向的孩子。

2、雪白的草莓花

啊，两个花蕾同时绽放了。雪白的颜色，一朵五瓣，一朵六瓣，微泛着晶莹的光泽。五瓣花结出的草莓果将来归我，六瓣花结出的草莓果将来归岩，我们又提前分了一次。

我收到了一封信，抖开信纸，竟是岩写的。字写得很稚嫩，仿佛用一些长短不一的火柴棍搭成，像极了5岁时的涂鸦。

满：

你好。

我想邀请你到我家玩，你会来吗？

祝开心。

岩

2007 年 4 月 12 日

没有想到岩是这么好玩的男孩，我们不是天天见面吗？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值得这么郑重其事地写信？

放了学我一口气跑到木疙瘩山脚，他已经蹲在草莓边。

“你的信？”

“噢。”他只回答了一个字，然后绝口不提这件事情。这让我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。

没有想到接下来三天都收都岩的信。

2007 年 4 月 x 日

但是每次见面，他都只字都不提，好像那些信根本不是他写的。他不提，我也不提，男孩都是自尊的。

这天，我刚踏进家门，就接到了他的电话：“我是岩，我邀请你到我家玩，好吗？”我挺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。我沉默着，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，那边也沉默了一会儿，后来就听到了“嘟嘟”的声音。其实我想答应的，我只是生气，他干嘛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弄得这么复杂，我不喜欢他这样的个性。

下一个日子相遇的时候，我期待着他当面提出

邀请，然后我干脆利落地答应，绝不含糊。但是他依然不说半个字，只是偶尔微笑一下，露出缝隙很宽的牙齿。他脑袋上那顶高高的帽子打了六个补丁，看起来，破旧得不像话。

令人费解的是，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天天接到他的电话。

“满，我邀请你到我家里玩，好吗？”

每一次我要答应的时候，电话就发出“嘟嘟”的声音。有一天我终于不耐烦了，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冲着话筒吼道：“好！告诉我，你家在哪里？”

“真的？”他的声音传过来，是惊讶的，也是快乐的。

“快说吧，我来。”我带着点赌气。

“真的会来吗？”还是犹疑不决的声音。

“真的！我不爱说话，但是我说过的，就能做到。”
我生硬地回答。

“那真的是太好了。我的家在……”我屏息听着，
电话又断了。站在话机边等了许久，也没听到铃声再次响起，看看来电显示，是八个圈圈，让我好不纳闷。

3、绿豆似的草莓果

雪白的花瓣在初夏的风里凋谢了，露出两个绿豆似的小草莓果，像两只小小的眼睛，看着我，也看着岩。

岩在我面前常显得局促不安。特别是当我提到他的电话和信的时候，他会紧张得不敢看我一眼。他必定有什么事情想说，却说不出口。内向的人总会这样，我自己不也常常憋着一肚子的气和委屈吗？这么一想，我不忍心了。于是，我主动提出：

“我想到你家玩，好吗？”

他的眸里立刻腾起两团欣喜的小火苗：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！告诉我吧，你的家在哪里？”

他低着头：“我说了，你会害怕吗？”

害怕？这话问得我一头雾水。

“我的家，在木疙瘩山北的那片岩石上。”岩一边说，一边往后指了指。

岩石？山北的岩石？我的头皮突然“哧”地紧了一紧：“你是，你是住在山北岩石里的鬼？”

“是的。那片岩石上，住着我们一个家族共六十七个鬼。”

我的身体抑制不住地发抖。

岩难过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知道你会害怕的……”我不等他的话说完，便拔腿逃开了。一逃进家门，电话铃就跟着响起来，我飞快拔了电话线，然后跳到床上，蒙住脑袋。我真的害怕，没有想到，我竟然和一个鬼相处了这么久。

第二天收到了岩的信。迟疑了很久，我才敢拆开信封。

我很抱歉让你害怕了。请相信我，绝对没有伤害你的意思。一点都没有。其实，我们鬼也是很怕你们人的，所以我们一直住在木疙瘩山的岩石里，从来不敢下山，从来不敢见人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怕你，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孩子，也许因为我们都很内向。

我有 10 个姐姐，8 个哥哥，4 个妹妹，2 个弟弟，可是我很孤独。因为我最笨。所有鬼应该学会

的东西，我都学不会。

我很自卑。

有一天，我对他们说，我能带一个人回来，来我们家做客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夸下这样的海口，但是当我说出这话的时候，他们都看着我，我从来没有接受到过这么多关注的目光，这种感觉好棒。

这种感觉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过。

我的妈妈说，如果我能够把一个人邀请到家里来做客，她就给我做一顶新帽子。你知道的，我的帽子已经很旧很旧。我十分希望拥有一顶新帽子。

其实，他们都不相信我能够带一个人回去。

其实，我自己也不相信。但是，我还是向你提出了这个要求。我是多么害怕向你说出实情，因为我怕把你吓走了，怕再也看不到你。

我真的把你吓坏了对吗？

请原谅我的鲁莽。

2007 年 5 月 9 日

读着岩的信，我感觉到我和岩是多么相似啊。几乎一样的内向，几乎一样的自卑，几乎一样的小小的虚荣。

隔了一天，又收到了岩的下一封信：

你好！

昨天你没有来守护我们的草莓，你害怕我，对吗？

唉，我早知道你是会害怕的，所以我迟迟不敢跟你说实话。

但是我们的草莓没有你的守护，它好像不高兴了。

不管怎样，还是请你来吧。我肯定不会伤害你。我肯定不会要求你到我家去。

你一定会回来的，对吗？

我等你，草莓也等你。

2007年5月11日

收到这封信的傍晚，我踟蹰着来到木疙瘩山脚。岩正好从山上下来，他看见我，一下子红了脸，停顿片刻，他轻声说：“我知道你会来的。”

4、草莓青青

草莓大了一点，由青绿色变成青白色，宽大的

叶子像手掌，时不时抚摸一下它们的脸蛋。

我不害怕岩了，虽然他是一个鬼。因为他会脸红，因为他和我一样的脆弱和敏感。

我们共同守护着我们的草莓，轻轻拔除它周围的杂草，轻轻地捉下爬到它身上的毛毛虫。

岩脑袋上的帽子真是够旧的了。

我说：“这么旧的帽子，为什么要戴呢。我就不喜欢戴帽子。”

岩慢慢地把帽子摘下，露出他脑袋左侧长着的一只角，粉红色。他说：“他们都长两只角，我只长了一只，右边这只忘了长。妈妈让我戴着帽子，因为长得另类是难为情的事情。”

岩真的是一个可怜的小鬼。原来鬼的世界和我们人的一样，也有这么多无奈。为了安慰他，我说：“我现在特别想到你家玩呢。”

“什么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岩怕他自己听错了。

“你，什么时候，带我去你家玩？”我一字一顿地说。

他的眼睛瞬间又燃起两团小小的火苗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那现在就去，可以吗？”

“现在？”我看看天，太阳差不多收完了最后一线光芒，我迟疑着。他眼里的两团火苗渐渐暗了下去。

“好吧。”我拍拍他的肩膀。

于是我们就出发了。他走在前，我走在后，周

围静得很，只有枝叶摩擦衣服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，走到半山腰，天差不多就黑了，一只黑色的大鸟从我眼前“呼”一声掠过，发出“嘎”一声鸣叫。我顿时害怕起来，一转身，往山下跑去。

“满——”

岩在叫我，我无心理会，我像一枝惊慌的箭，直向山下射去。

后面跟着“沙沙”的声音，岩追上来了。

“对不起，岩，我还是害怕。”在山脚下停住了步子，我气喘吁吁地说。

岩看着我，他的眸子是深棕色的，他说：“你还是不相信我，对吗？”

“我相信的，可是……”

岩埋下脑袋，不再看我。他破而高的帽子对着

我的脸，微微地摇动。黑色里，一滴光芒落到地上，一束草的叶尖闪了一下。岩哭了。

“岩，我去，我保证不害怕，不逃走了。”

“不要勉强自己。”岩依旧低着脑袋，又一滴光芒闪烁在草尖上。

我拉上他的手，坚定地迈出步子。我走在前，岩走在后。

没有走上几步，岩在我面前弯下背说：“上来吧。”

“啊？我自己走。”

“上来吧，走得快一点。”他说。

我趴到他背上，他飞快地跑起来，跑着跑着，双脚离开地面。周围的一切迅速往身后闪去，耳边是

呼呼的夜晚的风。有几颗露水落在我的鼻翼上。

只一会儿，我们便来到了那片岩石下，夜幕沉沉地笼罩天地。一阵阵奇怪的声音在黑魑魑的山里回荡，我的心又被恐惧抓住了。

5、粉色的草莓

“害怕吗？”岩转过头问，我伏在他背上摇摇头，紧闭着双唇，以免因为害怕牙齿发出“当当”的声音。

他背着我，双脚踩着笔直的岩石，像走在平坦的路上。到一半高的地方，他停住脚步，用脚尖在岩石上划了一个圈，红红的岩石上出现了一个深棕色的圆圈，慢慢地圆圈成了一个通道，往岩石的深处伸展

走进通道，我从岩的背上跳下。通道周围的石壁，潮湿而冰凉，脚下似乎有水汨汨流淌。几只黑色的蝙蝠，慌乱地扑腾翅膀，翼尖拍过我的脸颊，不知道往哪里窜去。

走了五、六分钟时间，前面突然灯火通明。

“到了。”岩说，他拉着我的手再往前几步，一个大厅展现在我面前。坑坑洼洼的石壁上悬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火把，厅中一堆篝火熊熊燃烧，火光照红了每一个鬼的脸。

是的，大厅里有许多多奇形怪状的鬼在活动着。有披头散发的，有伸着长舌头的，有穿着树叶裙子的，有露着长长獠牙的……我的牙齿终于克制不住地发出“当当”的声音，两手紧紧抓住岩的胳膊，躲在他的身后。

“我带了一个人回来。”岩喊道。

他一喊，所有的鬼都停止了刚才的活动，所有的眼睛都看过来了。那些眼睛，有的大得像铜铃，有的细得像丝线，有的射出蓝色的光，有的喷出红色的火，有的滴溜溜地转，有的眼珠竟从眼眶里飞出来。

妈呀，我一把抱住了岩，紧紧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别把我的朋友吓坏了。”岩喊道。

“没事的，满。他们不会伤害你，绝对不会。”岩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。

我战战兢兢，重新睁开眼睛，那些目光已经退回去了。

几个鬼过来把岩拥了过去。

“岩，你真的带了一个人回来啊。”

“你真的是太能干了。”

“岩哥哥，你好棒哦。”

“我的儿子好厉害哦。我们的家族里，从来没有一个鬼能把人带到家中。你是第一个啊，岩。我怎么会拥有你这么出色的儿子，我真的是太骄傲了。”

那么多崇拜的目光，把岩烤得满脸幸福。岩咧开宽宽的嘴巴冲我一笑，是属于一个少年的很灿烂的笑，连牙齿与牙齿之间大大的缝隙都在笑。

“儿子，今天晚上，妈就给你做一顶新帽子。你头上的帽子真的太旧了，你太需要一顶新帽子了。”

岩冲着我说：“谢谢你，妈！”

此时的我已经完全不害怕，我知道，我肯定是安全的。那些鬼，也不敢离我太近，他们远远地打量我，眼睛里充满好奇和友善。

“人长得比我们鬼漂亮很多呢。”

“脑袋上不长角，看起来好帅。”

“……”

他们在戚戚啜啜地议论我，呵呵。

接下来，他们请我吃晚餐。餐桌上的东西堆得满满，一概黑糊糊的，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，我不敢吃。后来不知道是岩的妹妹还是姐姐，捧过来几枚红红的果子，我才啃了几只。看到我吃东西，每一个鬼的脸上都挤出了笑，虽然他们笑得不好看，但总比其它表情好 1000 倍。

吃完饭后，岩带着我去他的小房间。

他的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石头和树叶，岩说，这是他花了 6 年时间收集到的最心爱的东西。我想起来，我的小房间里也有自己花了很多年时间收集的心爱的东西，只是那些东西都是别人不屑一顾的。

“岩，你是不是让客人看你的那些破烂玩意了？”外面传来他妈妈的声音。我“噗哧”笑起来。岩被我笑得莫名其妙。我和岩的境遇是多么相像啊。

岩的房间有一个星星形状的窗户，透过它，能

看到大厅的动静。

大厅中央的那堆火上，不知什么时候支起了一口大锅，正“咕噜咕噜”冒着热气。在旁边添火的两个小鬼，大概是岩的弟弟和妹妹。

“为什么要烧这么多的水呢？”

“因为我们家来人了呀。”

我全身的毛“刷”地竖起，恐怖的镜头铺天盖地涌进我的脑子。难道是……岩马上察觉了我的害怕，他说：“别多心，这是给你洗澡用的。”

“洗澡？”

“到过鬼的家里，身上就会带着一种酸酸的气味，这种气味会惹得山下的狗冲你狂叫个不停，洗个热水澡再走，就没有事了。”

呵呵，虚惊一场。我为自己的多疑感到害臊。

洗完澡，岩背着我，很快把我送下山。家里还没有人，我的爸爸妈妈去年从单位下岗，现在靠摆夜摊，挣点小钱养家糊口。

后来，我就是岩家里的常客了。我和他的爸爸妈妈，哥哥姐姐，弟弟妹妹都混得很熟，不骗你，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的。

而岩也有了一顶新帽子，是火红的颜色，看起来有些滑稽，但是他自己喜欢得不得了。他特别感激我，自从我到过他家，他们在他们鬼家族里的地位陡然提高。

这段时间，我们共同守护着的草莓，由青白转成红白色，粉粉的，看起来，它们离成熟的日子越来越近。我和岩，蹲在草莓边上，常常相视一笑。

6、橘色的草莓

草莓变成橘红色的那一天，我邀请岩到家里玩

“可是，可是我害怕。”岩迟疑着，就像当初的我一样。

“我第一次到你家的时候，也是害怕的。”我说。

“那……那好吧。不过，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想起邀请我到你家玩呢？”

是啊，为什么呢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是有理由的。那就说说我的理由吧：我们家不富裕，我的学习成绩不好，我在班里是最不起眼的角色。因为我的虚荣心作怪，我和同学们说：“我能把一个鬼带回家，你们能吗？”所有的同学都笑了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他们都笑了。

岩一听完，就答应了，没有半点犹豫，他知道这种滋味。

晚上，我跟爸爸妈妈说：

“明天我要带一个鬼到我们家做客，你们能热情招待一下吗？”他们睁圆了眼睛看我，看了一会儿，他们就相信了，因为我从不说谎。但是他们不同意出面招待，因为那实在太可怕。最后，他们达成共识，当岩来的时候，一个躲在床底下，一个躲在衣柜里，悄悄地看一眼鬼到底是什么样子。

第二天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同学们，让他们放学后在我家门口耐心等待。

这天傍晚，我和岩守护草莓到天黑，然后我带着岩往家里走，岩的手紧紧抓住我的，手心湿漉漉，汩汩淌着冷汗。远远就看见了我的一大帮同学。

“他是一个鬼，名字叫做岩。”我冲他们喊道

岩脱下他的帽子，露出粉红色的角，然后张了张他宽宽的嘴巴，准备微笑。

没有想到他们的脸统统白了，“哗啦”一下，

鸟兽状散开，半秒钟就不见半个踪影。

我冲着岩笑了：“你怕，他们也怕。”

岩的双手抓住我的胳膊，跟着我进了家门，家里十分安静。我知道，爸爸正趴在床底下，妈妈正藏在衣柜里。

我带岩参观了我家，家很小，家具电器都是过时的，然而对于他来说却是如此新鲜。我带他进我的小房间，看我花了六年时间收集的所有的火柴盒。

后来我们还在客厅里看了一会儿电视。电影频道正在放鬼片，特恐怖的那种。岩说：“你们人，是把鬼想象成这样的呀。”看到他有些不高兴，我连忙把电视关了。

到了8点左右，我送岩走出门口。他说：“奇怪，我好像有些不舒服。”

“也许是累了吧。”我漫不经心地说。

“也许吧。”岩撒开双腿跑起来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

岩走了，妈妈从衣柜里跳下来，爸爸从床底下爬出来，都是惊魂未定的样子，我连连笑话他们是胆小鬼。

第二天傍晚，我和岩在木疙瘩山脚相遇，岩的脸色有些苍白。

我问他：“怎么了？”

岩说：“不知道，就是不舒服。头晕晕的，力气好像一点一点跑走了。”

我说：“人都会有生病的时候，鬼大概也差不多。你们那里有医生吗？”

“鬼是不需要医生的。”

第三天傍晚，岩竟然瘦了好大一圈。我担心起来。

岩说：“我到你家的时候，会不会被拍了照？听我祖母说，一个鬼被人拍了照，是会生病的。”我说，不可能呀，那些同学一看到你就逃开了，我的爸爸妈妈是躲着的，再说，我们家没有照相机。

岩说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力气一点一点从身体里溜走，抓也抓不住。

这天回家，我询问了爸爸妈妈。

“那天，岩来的时候，你们拍过照吗？”

“拍过呀。我从邻居家借的照相机。这么难得的机会，怎么能不照一张做个留念呢？”妈妈说。

啊，岩说对了。我马上告诉岩，问他该怎么办。岩说，照片消失了，他就好了。

7、草莓红红

我向妈妈要照片，她说，照片正放在照相馆冲洗，怎么了？

我把岩的病告诉她。

“那好，照片就不洗了，我马上去照相馆，把底片也删了。”妈妈答应得如此痛快。

次日我一见到岩就问：“你好点了吗？我妈已经把照片处理了。”

“可是我好像更加不舒服了。”真的，岩又瘦了一圈。

“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你别急。”我说，岩点点头，他的脖子变得那么细，似乎快支撑不住那颗硕大的脑瓜。

他在草莓边上坐着，很虚弱，我细心地除去几

株新长的杂草。

“再过几天，该熟了。”他说。

“你猜它们是什么味道呢？”

“又酸又甜吧。”他抿抿嘴唇。

天色不早，我们分手回家。家里亮着灯，真是难得。妈妈在厨房，爸爸在茶几边正打着电话。

“xxx 报吗？我有一张鬼的照片。你们出多少钱呢。10000 元，那就算了。”

“xxx 杂志社吗？我有一张鬼的照片，什么，25000 元，啊，那就算了。”

我一个激灵，一把夺过爸爸手中的电话挂了：“你们骗我！快把岩的照片给我。”

此时，电话铃响起来。妈妈冲出来，接了电话

“3万啊，啊，不行啊。”

挂了电话，隔了两秒，铃声又起。

“5万，可是，可是……”

挂了，过了两秒，“铃铃铃……”

“10万……”

“20万……”

爸爸和妈妈眼巴巴地看着我，那眼神，是乞求的眼神，看得我接受不了。5万、10万、20万，这些对于我来说是天文数字一样的金钱，一时间使我受了惊吓。

“满，你知道的，我们家需要钱。”

“你去年的择校费还没有交清。”

“电视也该换了。”

“你不是很想有一台电脑吗？”

“你外婆的肺不好，因为没有钱，一直拖着……”

他们两个的嘴巴一张一合，一合一张，是的，我们家太需要钱，一张照片能够换这么多钱，这种诱惑力大得谁都招架不住。

“随你们吧。”我说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心被刺了一下。我想，岩的病总是会好的，只是时间会拖长久一点。岩，就算你帮我们家一回吧，对不起了。

爸爸把最终把岩的照片以 25 万的价格独家卖出去，这张照片第二天就登出了，并迅速引起轰动，我的爸爸妈妈当天就接受了好多家媒体的采访，在电

视上频频亮相。作为事件的主人公——我，则远远地躲着。

许多我们家没有的东西，第二天都有了。

我有了电脑，有了学习机，也有了我渴望很久的名牌运动鞋。

因为心中有愧，我有三天没有去木疙瘩山脚守护我们的草莓。岩，你会病很久很久了吧，岩，对不起，以后我一定对你加倍好。

第四天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：

我们家的岩，昨天瘦成一缕烟，消失了。

最后一刻，他让我们转告你，请你不要太过难过，还有，草莓应该熟了，一定要去看一看。

木疙瘩山的鬼

2007年5月30日

拿着信纸，我的整个身体仿佛掏空了，轻得像一缕烟。我的牙齿咬得“咯咯”响，恨，恨自己，恨不得把自己杀死，杀死才解恨。

木疙瘩山脚，我和岩共同守护着的草莓，成熟了，两个都熟了。细嫩的枝茎被鲜红的果子压弯，下垂着并且低伏在地面。夕阳下，两个草莓闪烁着晶莹的光芒。

一个是岩的。一个是我的。我们早就分好了的。可是岩已经不在。